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胡雪巖外傳 第十一回 做生日雲棲設壇 發死昏佛龕看戲

卻說胡府自散米之後，已屆年節，外面各友都只顧了賬目，裡面各房只顧了熱鬧。咱一支筆也就記不了這許多，便記也只不過是賞燈開宴等事。也是部部書裡所有，人人心裡想得到的事。惟慶餘堂裡看燈的一節，是從十三日上燈起，直至十七日落燈止，竟有舉國若狂，趨之如鶩之勢。其實也並無別的燈彩，不過就是胡府平常所點的那些各種洋燈，以及琉璃做的葫蘆、蝴蝶、花籃等各式簷燈罷了，哪裡有外國水月電氣燈的明白如畫一般。這邊府裡的花園裡，也從十三日起，准外人進來看燈閒玩。這些城鄉人都沒見過，個個稱是星橋火樹，瓊字瑤台，盡人遊賞，高興的了不得。

裡面自十五夜元宵起，演了三夜堂戲。因班子好，便連落定了老太太做生日戲文。一等燈節落後，略養靜幾天，便先著甥王爺和香官帶領魏實甫、程馬崔、馮凝等，去到雲棲料理一切。

先收拾下十餘所起坐房間，預備居住。又排設起七個壽堂來。

分作七日。第一日，一個是文職三品以上官員拜賀的，一個是武職三品以上拜賀的所在。所請知客陪賓，多是三品以上。如來客是三品的，即請三品的知客。如來客一品、二品的，便請一、二品的大員作陪，以免拘礙禮節。還有兩個壽堂，是五品以下文武職官拜賀的。再有一個是候補選文武職員，一個是現奉差委之佐貳人員，均各有身分相埒的人作陪。第二天是各莊鋪號伙友作賀的日子。也分作七處，是絲、茶、鹽、錢、藥、綢、棉等業。第三天是應洋人作賀，也分七處，是英、法、德、美、日、俄、比七國。第四天是各衙局朋友，也分七處，是刑錢賬徵書教等一處，吏戶禮兵刑工六科書吏一處，各釐局司事等一處。第五天是僧道女尼等。第六天是親朋友戚。至第七天才是女眷作賀。

所以雪岩和三個兄弟及子姪輩，俱從第一日便到雲棲。裡面開堂慶壽，設筵演劇，殿上鳴鑼動鈸的，設放水陸大醮。頭山門外面，卻也搭起一台，開鑼演劇，做給地面上看。二山門內也是一台戲文，是演給隨來的客官以及轎班差役人等觀看。

裡面才是請來客看的。所演的戲，卻是裡外一樣的，裡面演什麼，外面也演什麼，以免那些人說好嫌歹的吵鬧。但是這雲棲地方，本來是清靜佛地，除去鍾聲梵唄，鳥語松濤，別無異響。

此番把裡外三台戲一齊唱起，那鼓樂之聲以及車馬節旄之影，早就散滿一山。這地方上人，便都當做神仙降臨了樣兒，個個攜兒挈婦，擠來觀看。

到了第六日上，老太太和各房太太以及小姐丫頭們出來，總共不下百餘乘大轎，並經統領撥營護衛出來。到了雲棲山門口，早就擠的人山人海。但見萬頭攢動，和嘖嘖稱羨的聲音。

老太太等轎子直從大殿裡穿過。到內堂下轎，先著丫頭們看定了房間，安頓下來。然後出來，率同小輩等，向各處禮佛畢，才回內院坐息。計所來的是四房四位太太，及螺螄、戴、倪、朱、顧、宋等姨，以及本房大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小姐及二房兩位小姐，以及寶王官、蘭生等，及三房二子一女，四房炳生官及佳官等，俱各帶丫頭婆子，共有七十餘人，也就記不下許多名字，姑從簡不表。

這夜，殿上僧眾施放五方瑜伽餽口。裡面所有諸親友早就散訖，戲已停演。老太太因香官說連日的戲好，便高興起來，立時傳話下去，當晚重複開鑼，把三班戲子眷那頭等名角，並入一班，就在正壽堂裡登場開演起來。四下排設下筵宴，正中是老太太一席，左邊一席甥王爺兩口子，右邊是雪岩和陳氏一席，左排第一席是二房兩口子一席，右排第一席是三房兩口子坐了，左排第二席是四房兩口子坐了，以下便是戴、朱、倪、顧、宋各據一席，再下一排便是四房一總九位小姐、十位郎君，也是擺列各分席面坐了。每一席旁總有三四個丫頭站著伺候，斟酒送菜。滿堂裡燈燭輝煌，珠圍翠繞的充滿一室。堂下演的正好，抑且座無外客，真個天倫樂事，莫過于此的了。

那戲班中有個唱花旦的金小翠，生的好一個檯面，由來演了六天戲了，出出都唱的出神。所以無論什麼人都單愛瞧他的戲。當第一天在內堂演劇的時候，被人傳說出去。於是外面的人都說胡大先生不公平道，把好角色藏在裡面自己看，不放出來與人家賞鑑賞鑒。卻好傳到雪岩耳朵裡聽見，次日便著小翠去到二山門台上唱了一天，第三日又著去頭門台上唱了一天，第四天才回進來。昨兒又在二山門唱了會兒，輪當頭山門唱。因日間被雪岩傳了進來，便退下一日，待明日補唱去罷。此刻正在台後閒看，被老太太看見，因贊道：「好個孩子，怎麼不演一出？」雪岩聽說，忙喊管班呈牌子上來，親手接了，請老太太點。老太太笑道：「這個也不用我點，只叫他把他最擅長的唱來便了。」香官因出席上來道：「這小翠演的小宴甚好。」

老太太笑道：「敢便是楊妃醉酒麼？」香官道是，老太太因點點頭道：「就小宴很好。」才出口一個「好」字，早有丫頭們一疊聲遞傳下去。

台上接應著，便把剛才做的戲半腰兒截住。手鑼響處，蕭鼓登場。只見繡簾一動，早有一個好檯面老生，扮了唐明王，攜著個千嬌百媚的楊玉環出來。老太太忙架起副老花大圈子的眼鏡看時，果然好個聲色，不禁點頭稱好。甥王爺前助著興致喝一聲彩。那些階下的小廝等，也就跟著一片聲喝起彩來。早有管家們捧著一盤銀兒和賞牌上來，滿台和兩點似的散去。那小翠兒越做越出神了，做那醉軟了樣兒，口裡銜著一隻玉杯，把腰兒軟扭轉來，便像身子是粉條兒做的一般。滿堂紛紛喝采不迭。連香官也都不拘禮數，喝起彩來。

老太太自是高興的了不得。等這出下來，便叫停演用膳。

因喚金小翠上來，仔細賞鑒了一會，問了些閒話。復又賞了個金錶，著他明晚再演。日間且到頭山門演去。話畢，金小翠退出，這裡也就用膳畢了。卻好外面的五方餽口也散了，便各自歸房安息。一夜無話。

次日，諸親各眷的女客陸續俱來祝賀，也就不下六七十人。

香官因今日是女客賀期，與自己沒相干，心裡捨不下不看金小翠的戲，便帶兩個小廝踱出頭山門來。看時，見滿台下烏壓壓的站滿了人，小翠正在登台演出《海潮珠》的戲。看那做齊王的小丑，是叫小貓兒的，正在奇形怪狀的裝做。因看自己沒得站處，又生的矮小，瞧不見，回頭見山門正中供著一座佛龕，裡面坐著一尊老佛，凸著肚子，對著他呵呵的笑。因笑道：「對不起，請開，借我坐一刻兒。」因對小廝們道：「搬開去，搬開去！」小廝笑道：「爺，這個菩薩不是玩的呢。」香官那裡肯依。小廝們拗他不過，只得一齊上去，七手八腳的把尊彌勒佛笑呵呵的扛下地來。早哄動了看戲的那些人，有的駭異，有的好笑，便覺哈哈嘻嘻之聲，震動天地，連小翠在台上望下來看見，也不禁抿嘴兒笑了。香官立在佛龕上坐下，正見小翠在那裡忍笑，早故意的一疊喝采叫好，遠遠的調情兒。惹的那些看戲的人連戲都不看了，只擠著回轉臉昂起頭來看他，你談我論的笑個不了。

早有老成的管家看家，知道自己是講不相干，只得進去把這節故事回上雪岩知道。雪岩不信，即著瑞兒出去看來。一時瑞兒回報，說：「爺真個把菩薩扛開了，自己坐在那裡呢！」

雪岩怒道：「咳，這畜生真太胡鬧了，快給我去拿他進來！」

正說著，雙子已早聽的明白，忙乘閒逸出。見大殿階下有馬係著，便不問誰的，解了一個跨上，一溜煙跑到頭山門口。

跳下來一看，見香官正坐在佛龕裡面，穩穩妥妥的看戲。忙跑近喊：「爺快下來，老爺出來拿你了！」香官聽說，嚇了一跳，疾忙跳下地來道：「這，這怎麼處？」雙子道：「快逃回家去的為是。」香官已是手忙腳亂，見雙子有馬牽著，他一腳跨上，向雙子手裡奪過鞭子，狠打一鞭，徑向人叢放馬跑去。那兩個貼身小廝怕有疏虞，連忙也解了兩個現成人家的跟馬跨上，隨後趕去。遠遠望見香官的馬在前，出躺子大跑，兩人高聲喊著，也不見應。

原來香官在前面馬上聽得背後馬聲人喊，只道來追拿自己的人，一發狠命的加鞭疾走。看看天色傍晚，猛不防草地裡飛起一隻老鴉，那馬一個眼岔，徑向義塚墳堆子裡亂喘進去。香官急收那催手時，那馬便應手豎起一個牌頭。香官叫聲不好，早已連人帶馬向墳窠籬裡滾了進去。

不知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說。正是：